

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70

## 佛说德光太子经 1 卷

No. 170

### 佛说德光太子经

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王舍城灵鸟顶山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、菩萨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贤者赖咤和罗止顿舍卫国，尽夏三月，更新具衣钵、着其被服，与百新学比丘俱。所作已办，共游诸国，往诣王舍大城灵鸟顶山。

于是，贤者赖咤和罗行到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赖咤和罗问世尊言：「菩萨大士奉行何等，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，致无动畏之慧、超异之智；发遣辩才，光明彻照，入一切智，教授众生；令得解脱断于狐疑，以善权方便示一切智；言行相应，所问诸佛，常以巧便得诸佛意；一切所闻法，皆能受持疾逮一切智？」

尔时，贤者赖咤和罗以偈赞叹，问佛而说，颂曰：

「云何菩萨满所行？ 具足智慧功德愿， 紫磨金色妙身体， 救济拥护于众生， 为如何得无尽智， 云何致得平等行？ 无数亿劫乐生死， 已见无数勤苦人， 净其佛国眷属具，	何谓所作而审谛？ 今人中尊解说是， 为人中尊积上德。 愿佛解说无上行， 无量总持上觉道。 解决众人之狐疑， 其意终不有秽厌。 善权教授令开解， 光明寿命众亦尔。
---	--

一切所云为寂寞，  
降魔官属断诸见，  
云何讲说经法义？  
端正殊好辩才足，  
饱满世间如时雨，  
所说微妙如羯随，  
众会渴仰于经法，  
若有欲学尊佛道，  
如来所讲悉平等，  
我欲听说正真道，  
今我不敢扰世尊，  
唯愿世尊说上行，  
脱于爱欲度想行。  
愿佛解说诸实行；  
为众人说柔软音。  
愿佛解说诸觉行。  
梵声无疑明慧音，  
便以甘露饱一切。  
当勤精进志法行，  
唯愿法王以时说。  
佛天中天知我意，  
唯愿善说无上行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问如来，如此之义。多所哀念，多所安隐，愍伤诸天及世间人，乃为当来诸菩萨施，令得护行。赖咤和罗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！当为汝说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言：「赖咤和罗！菩萨有四事法，得清净行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行平等心，而无谄谀；二者、等心于一切；三者、解了空行；四者、如口所言，身行亦尔；是为四事法，菩萨疾得清净行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复有四事法，得安隐劝进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得总持；二者、得善知识；三者、得法忍；四者、于戒清净，所行平等；是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复有四事法，入于尘劳、劝悦生死法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示现佛身入于生死，劝诸起灭者，令得喜悦法；二者、为说柔顺之法；三者、所有无所爱惜；四者、得不起法忍；是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复有四事法，无所爱着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不当着家居舍宅；二者、出家菩萨不当贪财利；三者、菩萨不求诸功德报；四者、菩萨不当惜身命；是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复有四事法，于法无厌足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于戒无所缺减；二者、习闲居野处；三者、奉四贤圣之行；四者、得博闻；是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有四事法，而得无念普有所入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令生善处常值佛世；二者、听受尊长教而无谗谄；三者、乐受教命，其心不着财利；四者、得辩才入深法要；是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有四事法，得清净行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为菩萨行，无伤害意于人；二者、弃捐谗谄、邪伪之行，乐在闲居；三者、一切所有施，而不惜不望其报；四者、昼夜常志求法，见说法者不求其短；是为四事法，菩萨摩訶萨得清净行。」

佛尔时说偈言：

「其心不着尘垢法，	即便无有恶瑕秽，
志意不厌教论法，	则能令致无上道。
虽遇不贤常一心，	普入邪行恶道本，
出家学道无所惜，	在于山间欲解脱。
闲居寂寞无所起，	其心不着财利色，
捐弃躯体不惜命，	行如师子无所畏；
心得欢悦知厌足，	譬如飞鸟无所畏，
一切世间无有常，	志求佛道大慧行。
常乐独处譬如犀，	无有恐畏如师子，
心不怖慊无麤志，	若得供养无增损。
捐去邪语及恶见，	智了大行志解道，
我为世间一切护，	意为善权无放逸。
意善持戒为众道，	心不乱着诸恩爱，
谨顺正行如救火，	常求世尊上妙行。
已脱于空无有想，	种种具足审寂寞，
所住静然智慧明，	得甘露味常欢悦。
假使得佛觉道意，	常为清净无疑难，
总持辩才一其心，	忍一切苦不想报。
若有菩萨闻是行，	欲求佛道当欢喜，
常志精进离懈怠，	了秽无知意不害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有四事法，自堕落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憍慢而不恭敬，为自堕落；二者、菩萨作无反复习于谀谄，为自堕落；三者、菩萨求供养贪利，为自堕落；四者、菩萨佞谄邪行求于供养，为自堕落；是为四事法，菩萨为自堕落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有四事法，堕邪壑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懈怠为堕壑法；二者、无净信；三者、起想；四者、见得供养者，有嫉妬心；是为菩萨四事堕邪壑法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不当习四事法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不当与诸邪见人相习；二者、菩萨不当与诽谤正法之人相习行；三者、菩萨不当与恶知识相习；四者、菩萨不当与贪衣食人相习；是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有四事法，得苦痛之罪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以智慧自贡高，怀憎嫉意；二者、心不欢悦，无清净行；三者、不能忍辱，但欲贪他人财物；四者、谓有我人着法；是为四事法，菩萨得苦痛之罪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菩萨复有四事自缚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菩萨喜轻慢于人，是为自缚；二者、菩萨行世间巧，便起贾作治生想，是为自缚；三者、菩萨意不受法慧为放逸行，是为自缚；四者、菩萨缚意住种姓，是为自缚；是为四事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后当来世学菩萨道者，当有是诸瑕秽无行人。当供养诸无行者谀谄人，当供养诸谀谄者有无智人，当供养诸无智者：贪求衣食、无有直心、嫉妬种姓、谀谄怀邪、无质朴心、欺诸尊长及诸家室，用供养故。还相诽谤，意贪财利入诸郡国，不念说法以开解人，亦无善权；于众人无智慧意，自以为智；见他人智慧为善师，便轻慢之；设有无行者，为破坏之器。还相求长短舍精进行，为无智懈怠，不多念智慧，还相坏法；别离众会共结怨害，转共诤鬪，谓他无行，我承法教；不奉禁戒、不欲闻法、不行精进。生于贫窳之中，在穷厄之家，行作沙门但忧求财利，其所在处不能得安，何况乱志？一心虽行佛功德，续贪着家室之利，自谓我为沙门也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不谓是辈之人为行菩萨法，如是等人百千劫中，不能得柔顺法忍，何况欲得佛慧正觉之行？」

佛言：「赖咤和罗！我不但谓是辈之人堕三道壑，亦复当堕八恶之处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生在边地；二者、堕贫穷家；三者、所生之处面目丑恶；四者、生于邪恶、反善之家；五者、生与恶知识会；六者、多疾病；七者、所生处寿命短；八者、横死；是为菩萨八恶事，堕于邪壑。所以者何？赖咤和罗！我不以口言作愿以为菩萨、不以伪乱之人为清净行、不以谗谄为菩萨行、不以贪着衣食为供养佛、不谓贡高者为清净智慧、不以自见慧行为断疑垢。我不谓嫉妬者有清净意、不谓多贪求者而得总持、不谓不见诚谛之德而有罣碍当得生善处、不谓贪种姓着色者当得清净身。我不谓想行者当得佛定意，我不谓非至诚行者当得清净也，我不谓憍慢者当得清洁意，我不谓非知厌足者当好法也，我不谓贪身命者为志求法。」

佛言：「赖咤和罗！我不怨责外六师也；责此辈愚人，剧于外六师。所以者何？所言各异，所行不同，为欺诸天及世间人。」

佛于是说偈言：

「无智愤乱为放逸， 与尘垢会起欲想， 贪求供养懈怠增， 便坏净行亡正戒， 生于贫家作沙门， 譬如有人穷无物， 贪供养故在闲居， 得神通智辩才具， 不见道住随乱行， 在丑恶中无力势， 作卑贱者无名德， 后即生于大恶处， 假使于道无贪利， 随蓝之风不动人， 无有功德仰于人， 为坏乱教不承法， 以至诚利致佛法， 志愿甚坚常清净， 我求佛故无所惜，	轻慢无敬多贪求， 是辈之人去道远。 以无精进失净信， 犯禁法者失善道。 在穷厄中求供养， 从他债望求财产。 在于彼住欲自达， 弃捐家室受所有。 生于贫穷卑贱家， 堕于贡高愚痴地。 意贪财利为放逸， 亿劫之中无善迹。 诸天人民悉得佛， 用供养故不自成。 无精进意失善行， 不能逮得慧道意。 终不失行如道意， 所奉如应则为道。 及施身命索经法，
---	--

是辈舍法不精进，  
有大灯明无能见，  
适闻所教即奉行，  
已闻种种佛法教，  
非法行者何得道，  
以于道法失句义。  
我本求索善义说，  
断绝一切诸爱欲。  
不能究竟一法句，  
譬如示盲之道径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乃往过去无央数劫，长远不可计、无量、不可思议。尔时有佛，号吉义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，在世间教授。佛。天中天。时，有国王名頽真无。」

佛言：「赖咤和罗！其頽真无国王，典主阎浮利天下，广长六十四万里。时，阎浮利有二万大城、有亿千家。其頽真无王有大城，名宝照明，王所治处，其城长四百八十里、广二百八十里，以七宝为城，南北出有八道，所作审谛具足。尔时人寿十亿那术岁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其王頽真无，有子名曰德光，端正殊好，威神妙绝。初始生时，自然有千藏出，皆有七宝；一一藏中，自然有诸国王宝，其七宝高八丈。德光适生，一切阎浮利人皆大欢喜，拘闭牢狱，皆得解脱。其德光太子适生七日之中，无智不博，道俗悉具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于时，净居诸天，中夜时来到德光太子所，语之言：『太子！不当为放逸之行。』于是德光太子从是已来，具足万岁之中，初不睡眠、亦不调戏；初不歌舞、未曾作乐；亦不行来、不出游观；未曾贪身、亦不念歌舞伎乐；不贪财利、不念家居；不着郡国、亦无所求；一切所有，无所爱惜；如立一心，常在独处，以寂诸难，得意少有。『无生不死者，身命不可保、不相敬重，天下恩爱会当别离；无有作导师者，乱法犯罪，忧怖恐惧；凡夫之士，不知厌足，以愚痴力，常熹诤鬪。我今者，为堕无行之中；我欲默然无为。』彼时太子独处闲居，无放逸意，远诸爱欲为等心行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时，王頽真无他域之中，有一大城，名乐施财，为德光太子造，南北行有八重、八百交道，以七宝为城；其城七重，以七宝为帐，皆以白珠而璎珞之；一切诸栏楯间有八万宝柱，一切诸宝柱各有六万宝绳互相交系，一切诸宝绳各有千四百亿带系；若有风吹，展转相揩，出百千伎乐之音声。一切诸栏楯前，各有五百采女，善鼓音乐，皆工歌舞，得第一伎，所作具足，能欢悦一切天下诸国人王，以是供给德光太子。王告诸采女曰：『汝等舍诸因缘，昼夜作诸伎乐，以乐太子，令可其意，无得使见不善之

事。』一切栏楯边置诸施具，饥者与饭，渴者与浆，欲得车马者与之，欲得衣服、华香、坐具、舍宅、灯火，随其所求供养。具金银、明月珠、琉璃、水精、象马，一切诸七宝瓔珞以给天下。其城中央，为德光太子作七宝宫殿、八重交露；彼一讲堂，上有四亿床座以给太子。城中有园观，生花树、宝树，其树常生，悉遍覆盖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其园观，中央有七宝浴池，以四宝——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为栏楯；中有八百师子之头，其水由中入浴池。其浴池中复有八百师子头，池水从中流出。池中常生四种花——青莲花、红莲花、白莲花、黄莲花；周匝有宝树，其树皆有花实。其浴池边复有八百庄饰宝树，一切诸宝树间各复有十二宝树，各以八十八宝缕转相连结；风起吹树转相敲，概出百千种音声。诸浴池上皆有七宝交露帐，德光太子在其中浴。」

「其讲堂上有四十亿七宝床座，各敷五百坐具。其中央敷一大七宝座、敷八十亿妙衣，以为坐具；座高五丈六尺，德光太子在其上坐。一切诸床座下各有香炉，昼夜三反，火烧蜜香，布诸好花，以宝覆盖，垂金色莲花。殿上有明月珠帐，垂八万明月珠，出其光明，普有所照。一切诸树上皆悬诸幡盖，一切诸园观中各有九万明月珠。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，普遍佛国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其园观中，有鸚鵡、鸬鹚、拘耆、孔雀、鴈鸟、鸳鸯、鸠那罗鸟、鷓鴣鸟、诸耆域鸟，皆共悲鸣，有种种音声，以乐德光太子，常作五百味供具。」

「尔时，一切房室中有五百童男，限年十六以上、二十已还，皆悉童男，都于诸国采择。得是诸童男将入彼城，皆悉巧黠无所不能、皆知天下诸所作为。复将八十亿童女在其城中，端正姝好，年十六已、上限至二十，皆工歌舞，能令男子欢悦，其所语柔软工谈，言语常如应时，不长亦不短、不肥亦不瘦、不白亦不黑，口出优钵花香、身出栴檀香，皆如天上玉女悉共同心，皆悉围遶德光太子鼓乐弦歌。于是德光太子心念言：『我今自然得大怨家，众乱我清白之法，我今当作无所惜之行。』于是太子愁忧不乐。譬如有人所见拘系心无所乐，德光太子亦如是也。见诸采女伎乐，意无放逸，亦不以为奇特、亦不贪其城郭、亦不着车乘。彼具足于千岁中，未曾爱色，想亦不想，声香味细滑皆除诸想，常专志一心，念言：『此为是我怨家之众，我何持出是怨家中去，而得解脱，为无放逸行。』尔时，诸采女白王頰真无：『太子不听歌舞，愁忧不乐。』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时，王頰真无与八万小王俱，往诣德光太子所，悲泣泪出，愁忧不乐，感绝躑地。侍者即共扶持，王令起住，为太子说偈言：

「『愿子且观我诸宝，  
谁娆汝者今语我，  
今且观是如天上，  
今者太子有何乏，  
视是诸欲净好目，  
与共娱乐除其忧，  
汝当听是好音声，  
今正是意娱乐时，  
园观中有华叶实，  
观是第一自在智，  
入池中洒自恣乐，  
种种红花光觉人，  
鸬鹚鹦鹉拘耆鹤，  
诸香白花譬如雪，  
明月讲堂平等力，  
诸所珍宝最妙好，  
栏楯边施用汝故，  
亦闻玉女歌乐声，  
今太子等美姝好，  
父母住此目泪出，  
子初生时自然出，  
吾当重罪诛罚之。  
我从子意之所欲，  
我能随意令子得。  
诸采女俱鼓乐声，  
悉工鼓音常喜笑。  
所鼓伎乐相和悲，  
其池水中有莲华。  
种种妙好无乱秽，  
可以喜乐一哀我。  
中有莲华青黄白，  
今子观是何不乐。  
拘那耆鬘哀鸾声，  
孰闻是音不欢悦。  
黄金琉璃为栏楯，  
诸树音声出那术。  
众千采女鼓吹音，  
子意何念而不悦。  
可以娱乐听我言，  
子岂无哀愍我等。』

「尔时德光太子，以偈答王言：

「『彼持功德者，  
我以厌苦乐，  
皆见于五道，  
今当说解脱，  
无有触娆我，  
我不贪于欲，  
一切诸爱欲，  
尘劳诸贪爱，  
是诸采女辈，  
离诸恶见言，  
不贪无利欲。  
生死诸人民，  
父王听我言。  
今吾当何说，  
云何乐歌舞？  
我视如怨家。  
随人着五道，  
无觉痴乐之，



为是诸魔事，  
诸圣贤道士，  
习此爱欲者，  
是采女身体，  
筋骨相搯拄，  
譬若如画瓶，  
譬如在冢间，  
所鼓音乐声，  
一切乐无谛，  
若习于想念，  
随尘劳音者，  
一切诸有树，  
亦不可常得，  
其果无有常，  
我以了如是，  
父母不可保，  
亲里亦如是，  
一切诸所有，  
不当纵其心，  
是意不可满，  
恩爱甚广大，  
众人贪欲故，  
无能缺减者，  
人以意为本，  
譬如河水流，  
尽坏不久立，  
贪着三界欲，  
诸天来语我，  
为菩萨行者，  
愿欲得佛道，  
非以淫欲行，  
其有受贪欲，  
便为自坏败，  
我终不受欲，  
随人大系缚。  
常不赞叹是，  
为种因缘根；  
皮革如裹连，  
如幻无正利。  
中盛满不净，  
云何当乐此？  
无有亦无受，  
了此为不惑。  
便即失一心，  
譬如痴老人。  
或有炽盛时，  
或有无乐时。  
亦不常着树，  
岂当戏短命。  
及兄弟妻妇，  
临终不自在。  
如草上之露，  
自恣为放逸。  
譬若如大海，  
已得复重索。  
各各而懈废，  
譬如须弥山。  
身命过去疾，  
适合便复别。  
譬若如电现，  
则为无智黠。  
无得为放逸，  
不贪诸所有。  
哀念众人民，  
可以致佛道。  
为心意作奴，  
不得立功德。  
亦无起瞋恚，

如鸟堕罗网，  
现于恶思想，  
意不得自在，  
贪是恐惧身，  
何所是人尊，  
观视诸人民，  
为诤空无句，  
王当知我意，  
不贪积慢法，  
觉诸睡卧者，  
为除去忧患，  
欲脱三千世，  
为说善经义，  
调诸不成者，  
施盲得眼目，  
为造解脱灯，  
令诸三界人，  
为作慈哀雨，  
为一切众人，  
便持善觉意，  
为雨诸医药，  
念是己父王，  
吾于一切欲，  
但欲索佛道，  
于诸有贪欲，  
孰有智黠人，  
云何犯禁忌？  
若因贪爱色，  
孰行佛道者，  
人皆随水流，  
不可以言说，  
当放慈哀光，  
我不贪爱欲，  
我今愿父王，  
云何得自在？  
为还自缚身，  
为无利空聚，  
譬如毒树花。  
谓度馱水者；  
流堕恶道者。  
兴起诸邪见，  
欲度脱此辈。  
疾得度无极，  
疗治于疾疫。  
令立欢悦迹，  
缚着音响者。  
饱满久贫穷，  
拔出于恶道。  
令聋者得听，  
立智慧神通。  
得三忍平等，  
度诸云雾岸。  
现其光明焰，  
令脱得荫凉。  
皆令得安隐，  
即便坐一心。  
无复志愿求，  
用哀众人故；  
无复有志愿，  
乐在于是中。  
令人意迷乱，  
为堕大恶道。  
当复为放逸，  
我当今逆流。  
而致得佛道，  
照于一切人。  
不缚着财物，  
不如与众还。

我欲弃众会，    及一切郡国，  
人多求可意，    从是致疾病。  
制意不放逸，    胜得亿郡国，  
不可在爱欲，    而致得佛道。  
若欲得无上，    安隐快乐句，  
当诣大山中，    在树下而坐，  
习在于闲居，    可得尊觉道。』』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尔时，德光太子于讲堂上，与诸放逸者俱，其心秽厌之。时，太子作三品行，何等为三？一者、住立；二者、经行；三者、坐禅；弃捐睡卧，具足上行，已得八住。

「时，太子夜半闻虚空中声，净居诸天嗟叹佛功德广普具足，及叹法众。德光太子闻已，衣毛为竖，即而堕泪，愁忧不乐，叉手以偈问诸天言：

「『我在厄难中，    诸天愿哀我，  
今且住听言，    我欲有所问。  
行在虚空中，    为叹谁功德？  
我闻其音声，    其心为悲喜。』』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尔时，诸天为王太子德光说偈言：

「『今世间有佛，    太子不闻耶！  
佛号曰吉义，    救济兼拥护。  
奉行诸善本，    开化尊功德。  
众僧以学问，    有亿那术千。』

「德光太子，以偈问诸天言：

「『我觉见世尊，    云何知是佛？  
愿说慈功德，    欲知于正觉。  
假使往见佛，    当问道如何，  
菩萨行何法，    得为一切护？』

「于是诸天为德光太子，说偈言：

「『头发软妙好，  
其顶相威神，  
眉间相光明，  
生妙如右旋，  
觉意为清静，  
人中尊天子，  
面日常和悦，  
普遍三千国，  
佛口中牙齿，  
鲜洁如拘文，  
无乱两二十，  
口中舌妙好，  
口所说妙言，  
常无诸谀谄，  
佛之所讲说，  
除寂诸狐疑，  
种种德无乏，  
已解黠法花，  
其地之音声，  
譬如天音响，  
真陀罗鶡鹑，  
鴈鹤及鸬鹚，  
其音为如梵，  
无谄无有短，  
英儒而悬绝，  
清静离诽谤，  
善施行德义，  
彼法行正觉，  
世尊之身体，  
手臂长出膝，  
其指纤长好，  
紫磨金色体，  
着身毛软好，  
齐圆如隆起，  
英殊如右旋，  
好譬如山巔；  
威曜若日出，  
色好白如雪。  
目为绀青色，  
颜色端正好。  
放亿无量光，  
消灭诸恶道。  
悉平等清静，  
明如好树光。  
合为是四十，  
还自覆其面。  
令人意欢悦，  
梵音甚清静；  
胜百千音乐，  
令人得利悦。  
善权决道义，  
为百千璎珞。  
为出天伎乐，  
佛语亦如是。  
拘耆及鸳鸯，  
鸠那罗问言。  
柔软甚和悦，  
觉了一切义。  
可诸智者意，  
无有诸想愿。  
不闻作瑕秽，  
言功德如是。  
皆有种种色，  
七合皆为满；  
有若干妙绝，  
心如明月珠。  
上向如右旋，  
马藏寂不现。

足下安平趾，其下有相轮，  
佛膝中政好，平等种种色。  
经行如龙王，为如师子步，  
行时默低头，诸根悉清净。  
若人散花者，变成为花盖，  
有增无减时，是为佛正法。  
若得利无利，勤苦与安乐，  
嗟叹及诽谤，其心无增减。  
譬若如莲花，不着于泥水，  
正师子如是，无有与等者。』』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尔时，国王太子德光，闻嗟叹佛功德及法、比丘僧，踊跃欢喜；譬如贫穷饥冻之人，得伏匿宝藏其人欢喜；譬如盲人得眼目；若如牢狱系囚得解脱，其人欢喜。王太子德光，闻嗟叹佛功德及法、比丘僧，欣喜如是。

「于是，国王太子德光念言：『如今闻佛威神，证明经法，众僧具足，尊行无缺，在于生死，为反邪行；凡夫之士，多无反复，贪身自见，非是正行；为居家多瑕秽，习着欲者当堕苦痛。放逸行者，智士所离，愚痴为闇暝，当于其中，为作平等灯明。人意难调，名色甚深，六入无厌，不断诸习；当遇苦毒痛痒不安，恩爱为根档桎械，诸受难舍。与有共合长为怨会，生死难断，为人多众事愤闹。疾迷乱身不坚固，会当归死乐少忧多，佛法为第一安。不可以尘劳之行，贪欲放逸之心，而得立功德行。今我在愚痴之中，不得一心定意。不可以乐生死意，与恶人会，严治善道，何况乃欲得无上正真道？我宁可从高楼上东向自投，莫使我诸家眷属，于门中作罣碍，使吾不得出也。』』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尔时，国王太子德光向彼吉义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自投，口说是言：『假使世尊有一切智能悉普见者，今天中天，当念救我。』于是吉义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申右臂，放手光明照德光太子。其光明中，有自然百千叶莲花大如车轮，其莲花出亿百千光明皆普彻照。于是德光太子即住此莲花上，欲往诣吉义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所，遥叉手作礼三反自归。尔时，吉义如来回光还照，于是太子寻光去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见世尊诸根寂定。尔时，德光太子以偈赞吉义如来，而说颂曰：

「『吾不久覩医王名，  
云何立在瑕秽行，  
我向者夜中半时，  
适闻愁忧无复乐，  
其失道者示正路，  
今愿为我现大道，  
令众贫穷得富乐，  
断吾狐疑除诸结，  
为吾现正离外道，  
为诸伤害除垢秽，  
愿度脱我生死道，  
令得超度愁忧海，  
今寿命短法命尽，  
无福之人不如愿，  
今闻导师唯决要，  
能奉行佛尊妙道，  
今者輒得见于佛，  
皆能致得一切法。  
从诸天闻佛无想，  
何所是人无放逸。  
诸无眼目得等视，  
慈哀疗疾使信净。  
拘闭牢狱得解脱，  
唯愿解说其道行。  
于闇暝中作灯明，  
愿大医王断吾疑。  
断绝去吾诸所爱，  
及以八道入大乘。  
多有妨废功德行，  
今吾适开愿解疑。  
云何菩萨为放逸？  
度脱人民生死恼。』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尔时，吉义如来知德光太子心所念，广为解说诸菩萨行。德光太子闻彼佛所说，即得无尽总持门，逮五神通，即踊在虚空化作妙花，以散吉义如来上。」

「尔时，頰真无王明旦闻太子宫中嫫女啼泣声，面即为变，便往到太子宫中，问：『何故啼泣？』诸采女答言：『德光太子不现，不知所在。』于是王頰真无闻太子不现，即便躡地，与数千众俱，而举声啼泣。尔时，城神来到其舍，告王頰真无言：『大王！无得啼泣愁忧。太子东去，往见吉义如来，稽首作礼，跪拜承事。』王頰真无闻神语声，与诸眷属、大臣及太子后宫嫫女，及八十四亿那术百千人，东出往诣吉义如来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尔时，吉义如来知国王頰真无意，即为如应说法，令一切众皆得不退转无上正真道。于是，王太子德光白吉义佛：『愿佛受我清净饭食请施。』佛即默然受之。德光太子语父母及诸眷属：『今愿仁者，劝助城郭庄饰瓔珞以奉如来，不当有贪心有所惜也；应时皆同心劝助，放心布施。』于是，王太子德光及眷属，共奉吉义如来庄饰瓔珞、宫殿城郭，心无遗惜。日作五百种味以供养佛及比丘僧；为一切比丘以赤梅檀香，及七宝为

房室；以摩尼为经行处，于上作珍宝交露帐幔，南北各有花树行列，边有浴池，中生优钵花。其边际清净无垢，其花有百千叶设百千座，一一比丘各有是具。尔时，德光太子令诸比丘不忧衣服，亦不想他比丘独得衣被。

「彼于是亿岁中未曾睡卧；不念所爱，不贪其身，供养于佛，所念无异。尔时，未曾有想念于欲，亦无诤乱，心无所害，不贪于国；一切无所爱惜，不贪身命内外无所著。于是闻佛所说法，皆悉受持，不重问如来。初不沐浴、亦不洗足、亦不以香涂身、不起疲厌之意、亦未曾坐，除其饮食左右。

「吉义如来般泥洹已后，即为造起赤梅檀塔寺，于百千岁供养。所可阁维如来处，以一切天下诸花、诸香、捣香、杂香、伎乐以为供养。起九十四亿塔，皆用七宝珍琦之物，以为帐幔覆盖其上，各以五百七宝盖供养诸塔，及百千伎乐一切阁浮利诸花、宝树用供养塔。各燃百千灯，一一所然油其价百千，及散一切香花。如是之比，具足供养亿岁中。然后德光太子弃家学道作沙门，着三法衣，常行分卫，初不豫世事，亦不睡卧，了无衣食之心。具足四亿岁中，常惠法施，未曾计有我。亦不疑他人，何况求供养？亦无生死语，为众说法不劝令生天上，学是行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宫眷属，使为沙门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尔时，净居诸天心念言：『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，皆令作沙门，我等于是亦当作行供事三宝，由是三宝得立而不断绝。其吉义如来般泥洹已后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亿岁，皆是德光比丘所拥护。其德光太子如是之比，供养九十四亿那术百千佛。』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汝知尔时国王頰真无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及。」

佛言：「则无量寿如来是。汝知尔时德光太子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及。」

「则吾身是也。尔时城神者，则无怒觉如来是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用是故，菩萨大士欲得无上正真道、最正觉者，当学德光太子之行、寂寞之教，捐舍恩爱，无放逸之行。我求无上正真道时，所行勤苦精进乃如是。是辈无行者，贪着衣食，愁思无懈，用供养故。自远佛法，

所学无益，污乱沙门，坏菩萨法。恣其身口意，妄造所愿，舍其本行。贪衣被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有惭愧之心。不乐政行学无常之法，不奉尊教、远离佛行，于道自弃意，不乐解脱行。」

佛语赖咤和罗：「以是故，闻此法已，当觉了之。弃恶知识，莫与无行者相随，弃诸贪欲。」

佛尔时说偈言：

「学道贪利及饮食，	即为不乐十力行，
弃捐于佛百德教，	用利供养堕他家。
刚强弊恶无惭愧，	自放恣堕诸贪会，
为起尘劳堕邪行，	便自说言我德行。
身在闲居游于城，	利供养故作恣行，
远于解脱空去地，	以故当弃离诸有。
为不敬佛及正法，	远离众僧诸功德，
弃捐善道堕三恶，	为失八百诸尊行。
若有闻说是经者，	审净其意常精进，
无数亿劫佛难值，	当用是故如法行。
其说得佛大乘者，	常思念是功德句，
念已审尔一心住，	当得无碍安隐道。
常立贤圣习观德，	意念厌足自制心，
汝等勿得捐善场，	当堕五道如痴人。
习闲居止常精进，	住莫自轻勿易他，
诃教己身寂其心，	我本奉亿佛教诫。
不惜身命意质朴，	精进于法行恭敬，
我故常说此言悔，	行是已后道不难。
闻是若喜大乘者，	不能精进不乐听，
其有智者乐此言，	后当弃恶及怨结。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若有菩萨行五度无极，不如学是经，奉行顺教。彼之功德，百倍不及学此经者。」

说此经时，三十那术天及人，发无上正真道意，皆得立不退转地；七千比丘得无起忍漏尽意解。



于是，贤者赖咤和罗白佛言：「是经名为何等，云何奉行？」

佛告赖咤和罗：「是经名为“离痴愿行清净”，当学当持，正士所乐，决菩萨行，具足诸义。」

佛说如是，赖咤和罗、诸天、世间人民、龙、鬼神等，皆大欢喜，起前为佛作礼而去。

## 佛说德光太子经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70 德光太子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6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